

林思进 著
刘君惠 王文才等 选编

清癡堂集



辛默

巴蜀書社

封面設計：饒克誨
責任編輯：周錫光

清寂堂集

林思進著 刘君惠 王文才等編

巴蜀書社出版

廣元市南河印製廠製型

德陽报社印刷廠印刷

四川省新華書店發行

一九八九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八九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壹拾壹圓伍角

ISBN780523—168—4/I·72



林思进先生



赵熙(左)与作者生前合影

中国梅花林今曰梅花不作林为
 缓逝头送芳踪早落偷眼不霜禽照
 天香雪上成海满地如落金自吟高吟
 酒人勤黑梅放国已之可分此
 遇少西度益院看梅作
 雪林
 若志



林思进先生墨迹之一

寄啟必或看學院

其在坡紅目承素何似見徐居上康五日
一哄花歸為此事今無或坐古向王任官三
十年掩迴旌旆作儒官閑道山中近烟樹
塞北詩方成亦所石帝書無觀矣湯用題
弟子飯後肅僮僧笑起戲謂某屋深亭古
山人青小孔還坐監河東從來佐廢思居
嘗如古位同僧俗傷見晨自述米飯行矣苦
亦連春人夢為輝酒氣度已為夢為主
淪原憲難食本上病若凡白發紅顏味
延弟外集端翰罪不勝書也

昨夕 在書齋飯後近於本小亭中

老友而賦詩長句以一時寄之

是不謂而近口詩要人切也

石帝書

昌達一陳上



林思進墨迹之二

秋日雜興

風雲秋法度，
晚青澄白是法度。
此物龜息老尚可，
可謂冷心年。

晚辛金君十日居
竟青新菊園青
疏種
登境封收不札
般點還酒味
殊香

不論不勝遠
處止南鄉
酒伴已也
林行通

沈伯高之見
品古強所
缺大渴
環其亭主

于龍吟今
古之

船主
家者
舊新
五前
陸鼓
知此
鄰明

朝又是中
九公
多女
冥祥
祀表之

聞道城中
林夜
開不
憐秋
雨灑
林階
解

心悟
語見
房晚
羣
錢銀
鑿
次
海
排

一月來忽
清雨
數十日
未已
居
山

石希
今後
宜此
子
沈不
亦
引
出

詩家
高
興
否
然
心
常
靜
觀
筆
之
之

林思進



林思進墨迹之三

出青先生上卷原

杜惠謙忠誠集以此為多故忽不來遂達不青先生
君之意亦當一時忘也方若如蘇軾印度包徑具服筆腕
其臨政奉之往返成務云云時有一捲手以持之

雖度此勞不嫌屈仍未至漢或好歸果可也否 不青先生已
著書無進家在此時盡為請自述

其心難行了而後作生意可想今幸佛堂上清溪文僅此一

篇今書上王上將神聖碑銘一通此間無能者方上

其以佛堂書遂自當之刻之亦方其可觀以

其品累非此之不可天下之柱之雖此亦能此數年矣

自謂能育芳人一二不統界而亦

其我以此為何也幸其以解之已時之正作等時悉以

不請錄上刻 右為切望凡書宗此收以

望先生錄



林思進

林思進墨迹之四

前言

林思進（一八七三——一九五三）字山腴，別署清寂翁，四川華陽人，近代著名的文學家和教育家。

林思進的一生，經歷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三個歷史時期。他的政治傾向和學術思想隨着時代的前進而不斷蛻變，在他的全部著述中留下了深刻的，鮮明的痕迹。

林思進自署所居曰清寂堂。堂前有自撰聯語云：「天爵可尊，沈冥自貴；大版爲業，傳誦無窮。」這是他的情操與志業的誓言。他終身從事文學學術工作，終身從事教育文化工作，他的一生是實踐了他的誓言的。

林思進早歲有經世之志。乙巳（一九〇五）之春，東遊日本，考察教育事業，途中慷慨賦詩。在漢口有「漫游方告始，慚撫匣中刀」之句。至上海，有「戈船橫組練，誰識國東門」之嘆，他警惕地注視着列強的窺伺。渡海至日本時，他深深致慨于我國民族之積弱，發出了「遙

憐秦漢主，無術更存雄」的警告。在《芝區望海、感時興詠》一詩中，沉痛地說：「其奈羈孤懷，万里橫滔滔。誰運康濟謀，覬國在英豪，斯人不與歸，衆論乃啾嘈，未紓外族患，先塗中原膏」一種憂時愛國的激情是十分感人的。

辛亥革命前夕，林思進在北京，任內閣中書。與當時光宣詩壇諸老宿交游。嘗于辛亥上巳，修禊南河泊。陳弢庵（寶琛），陳石遺（衍），羅癭公（惇融），林琴南（紓），冒鶴亭（鈍庵），趙堯生（熙）等人咸集，林琴南爲作《南河修禊圖》，一時名賢，皆有詩詠其事。思進賦詩却有「朝彥美禊除，頽陽忽西馳，軒窗一俯仰，林樹非前柯」之嘆。在那冠蓋相索，聲華藉甚的時刻，他却澹然西旋，在「華陽庭院孤山宅」里「沈冥自貴」了。這時，謝無量，劉師培在成都。無量爲《南河修禊圖》署築并題詩，有「由來高潔徒，賞悟同一貫，魅服方見求，詠歸非徒羨」之語，最能刻畫思進的高潔情懷。這與當時迷戀于前朝大夢的遺老們比較起來，林思進是蕭然塵外，心迹雙清的。

壬子（一九一二）癸丑間，謝無量任四川存古學堂監督，延劉師培來，與廖平、吳之英同任教，師培稱思進爲「詩國長城」，他題《南河修禊圖》，有句云：「滄浪如未遠，蘭亭安足多」。思進賞其會心之語。師培再賦詩，并作《禊字說》，深究禊字的語源，思進賞其績學。嘗邀無量師培同游花市，且訂買園少城之約。思進有詩云：「有客自南來，羈孤逢世難，魴魚燉自深，山鳥嚶相喚，勤君抱甕期，跂余買園灌。」師培本隨端方入川，端方授首，師培徬徨靡逞，思進乃

撫慰之如此。袁世凱竊國欲稱帝，躊躇未發，師培攀附以進，著《君政復古論》以申勸進之意。世凱辟師培爲「參政」，號「籌安六君子」。思進鄙之，謂無量曰：「此劇奏美新也。」斷然與師培絕交。無量的存古學堂感舊詩，也只說「廖吳把臂談經學，齊魯風流嗣古人」，無一語及師培。師培在成都時，曾以所作《左盦詩》呈思進，欲乞序，思進置之。越八年，師培死（一九二〇）。思進見當時輯師培著述者不知有左盦詩。因檢故篋，出左盦詩稿，序而刻之。他慨嘆師培「生前挫厄」，不忍見其遺詩復「泯滅于身後」（語在本集《左盦遺詩序》）。思進于師培附袁則絕之，師培死后，則憫其「挫厄」，刻其遺詩。死生交誼，愛憎分明，這是林思進的高風。

辛亥革命后，四川當政者蒲伯英（殿後），楊滄白（庶堪）等皆思進素交，并禮重思進，請出任政務。思進笑謝曰：「善政不如善教。吾當從事文化教育以潤色鴻業耳」。思進于蒲、楊皆傾心相許，對辛亥革命由衷擁護。十年以後，他寄懷蒲伯英的詩，還有「黃鵠倘高翔，接君于霄衢」之語。讀清寂堂詩中許多與蒲、楊唱和的篇章，可以看出他對辛亥革命的昂揚的激情。

林思進教誨他的學生要「行己有恥」，要「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什麼是一個人的「大德」呢？他說：「進退出處，這是大德。要光明磊落，要一絲不苟。」林思進的一生，就是「大德不踰閑」的。在南河修禊後的澹然還鄉，在袁世凱稱帝，劉師培附袁時，他斷然與師培絕交；在辛亥革命時的昂揚激情，與蒲伯英、楊滄白終身交契的深厚情誼；這些，都是林思進的大德，是光明磊落的，是一絲不苟的。

「晚近稱詩有數家」。這是龐石帚壽林思進五十生日的詩句。林思進在近代詩壇上是卓然名家的。他一生治學，淹博精審而嚴于識斷。平生精力所聚，多在詩歌。他以深厚的古典文學、歷史學和語言文字學的素養，博綜融貫，一寓之于詩。自晚清以來，政教法制之隆污，民情風俗之否泰，軍閥戰亂之屠毒，帝國主義之窺伺與侵略，是清寂堂詩歌中的社會主題；爲時而作，爲事而作，「補察時政，泄導民情」，是清寂堂詩歌中的鮮明的傾向性。關於四川的文化教育，歷史人物，鄉邦文獻，民生疾苦，以及軍閥割據下的慘痛兵禍，在清寂堂詩歌中都有最真實，最深刻的反映，是四川的詩史。

林思進與同光派諸魁傑游，而論詩却與他們異趣。他不喜江西派，他的詩冲虛澹遠，如其爲人。龐石帚亟稱清寂堂詩的「淵放之旨，要眇之情」。李審言題清寂堂詩集云：「世人只識同光派，共聽濤音向總持。」樊樊山《題清寂堂集》詩也說：「水中鹽味尋無迹，茶後甘香嚙有津。天意故應憐庾鮑，不然六代有何春」。林思進更明白地說：「可憐詩到乾嘉盡，更遣芳迴屈宋新」。（《題劉子雄遺集》）。他要遠紹風騷，他要「芳迴屈宋」。他的詩歌實踐和他的詩歌理論、他的美學觀點，使他在「光宣詩壇」外別樹一幟。

詩歌在詩人所處的歷史背景裏產生，在詩人所生活的現實裏植根。但是，同樣一個歷史背景，同樣一個現實生活，不同的詩人有不同的感興，有不同的表述，這充分反映了不同的詩人的世界觀和政治態度。林思進與同光派諸魁傑交游，而論詩則卓然有自己的見解，不落同光

派寡白。他說：「可憐詩到乾嘉盡。」這是卓見，這與「乾嘉詩學不振，清詩至同光而極盛」的論調（見《光宣詩壇點將錄》）台北市河洛圖書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第一頁）是尖銳對立的。林思進與趙熙論詩深相契合。趙熙論清代詩，認為「乾嘉多沈麗之作。咸同而虛僞之風郭郭相尚，光宣以來，翳翳者競出乎其倫矣。」（見趙熙《香宋雜說》。）趙熙《題後山集》詩云：「亡清別樹幟，如史矜斷代。溺心南北宋，此外一例廢。何與古人事，見影犬羣吠。論宋借不逞，苦語斫肝肺。林子原注：山腴于我厚，談藝不相悖。南泊曾幾何，流光不相貸。自嘆前朝人，論詩聊寄慨。」（見《香宋詩鈔》四川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頁）趙熙對同光派作了深刻的批判。林思進說：「同光派攢眉債脈，但以苦語爭勝。江西派多門戶之見，一祖三宗之說，更為不倫不類。」他與趙熙之論光宣詩風，是笙磬同音的。趙熙與林思進當時在蜀中同領風騷，汪辟疆稱為「西蜀派」，蜀中詩風與同光派是異趣的。思進「嘗欲撰有清一代蜀詩」，冀其「傳之不已」（見本集《綿竹詩徵序》）。此書若成，將與《金陵詩徵》、《畿輔詩傳》、《沅湘耆歸》、《黔詩紀略》并駕，清代蜀詩源流亦可得而論列。他的《清代蜀詩選》手稿已累積十餘冊，未及刊行，在十年動亂中叢殘散佚，無法收拾了。這是很可惜的。

林思進不入光宣詩壇，除了詩歌流別、文藝理論上的分歧外，還應該看到他與當時詩壇主盟人物的政治態度有深刻的分歧。這充分說明了一個真理：詩歌是詩人人格的體現，世界觀與創作必然是統一的。林思進自己說：「從來文字多矜重，憂玉鏗金四十年。」他的「矜重」，正要從

他的世界觀和政治傾向的高度去深刻認識。

清寂堂詩錄中，也有一些閒情歌詠，溫藉柔美的篇什。正如尹仲錫說：「此山公南窗寄傲之作。」這是真能理解林思進的。我們在編錄中，對這類詩篇作了刪削。

林思進平生精力所聚多在詩歌，晚歲始以餘力填詞。七十歲時，他以一年的時間寫定《清寂堂詞》五卷。趙堯生致書林思進說：「公詞當獨步。近代動稱燕樂原委，而詞實非至佳。不莽不纖，語有內心，如公大可傳矣。縱有自命韶武，吾亦敬聆其高論而已」。陳廷焯論近代詞人「豪放則嫌其粗，婉約則病其纖」，趙堯生對清寂堂詞的評價是有針對性的。龐石帚亦稱清寂堂詞「均然兩宋矩矱，與夫拾溫韋唾餘，以孤陋爲大雅，擲落爲渾涵者。其相去爲何如哉。」這都是對清寂堂詞的確切的評價。但是林思進對他自己的詞仍持「矜重」的態度。他以朱竹垞自喻，說：「老去填詞，一半是空中傳恨」；他以李越縵自嘲，說是「老懷頹澹」之作。一九四一年坊間刊行的《雪苑詞》，他手自摧燒了。一九四三年所刻《清寂堂詞》五卷，他在一九五一年，就親自刪削近三分之一，並手自點校，只留家藏本一冊，把彫板也劈碎作薪，付諸爨灶了。這充分體現了前輩學者對著述事業的嚴肅態度與社會責任感。

本集《詞錄》部分，即以林思進手校本作底本，並再次作了刪削。

林思進早年刊行了《清寂堂文乙錄》，收錄了駢體文二十三篇。散文有抄藏本，他自謂「體尚未備」，迄未刊行。本集《文錄》部分，根據上述兩本作了刪節，又搜求了散文十餘篇。

林思進論文以修辭立誠爲準則，以經世致用爲鵠的。他手自收錄的篇章，都是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的。他對姚姬傳、曾國藩的文論作了深刻的批判。他說：「姚曾動輒以儒學相標榜，吾直以爲欺人語。」他說：「世儒硜硜尊孔子，不足以服人。桐城派吾所最鄙薄者即在此。姚曾喜以程朱作門面，而又不肯直斥漢學，蓋其所得力，實於訓詁詞賦爲多，然必依附宋儒，自謂不趨風氣，不知宋儒亦風氣也。本是從四書制藝入門，得科第後，稍稍讀古人書，侈然欲與漢學爭勝而不可得，故仍循故技而折入於程朱之學耳。」（以上引語均見《清寂堂日記》第四十三冊，一九四二年九月）他對桐城派的批判，從學術源流上表述了極深刻的見解。

《文錄》中所考論辨析的問題極廣博，涉及政教、法制、典禮、風俗、職官、水利、物產、金石、藝術諸領域，莫不循名審分，鎔經鑄史。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從而準今酌古，詳論其沿革得失，升降隆汙之故。這充分體現了林思進學術之淹博，視野之廣闊，識斷之精審。文錄中有許多關於四川的歷史人物、鄉邦文獻的紀述，例如：《重修華陽縣志叙錄》、《華陽胡君（雨嵐）墓表》、《合川張式卿先生墓表》、《陸繹之墓志銘》、《贈陸軍上將王公（銘章）神道碑銘》、《宜賓熊君郁村墓表》、《賁園書庫記》、《四川圖書館書目序》、《張大千所摹敦煌壁畫序》等文涉及政治、軍事、經濟、教育文化、藝術各個方面，都有真實的記錄，都有深刻的歷史見解。這些文章，爲四川方志提供了極爲重要的史料。

林思進已經刊行的著作，有《中國文學概要》，曾風行一時。有《華陽人物志》，顏緝祐稱

其「筆如范書，意同常志」。又曾主編《華陽縣志》，流布甚廣，時稱良史。這些著述，既有成書，不再收入本集。《清寂堂日記》五十冊，述學論文，片言居要，可以甄錄者甚多，其中多紀述當時人物言論風采，政教得失，尤足徵考一時文獻。清寂堂藏書數千卷，簡尚批註，朱墨粲然不減《藏園羣書題記》。書雖散佚，仍應多方搜求，加以輯錄。

林思進畢生忠愛朋友，獎掖後進，不爲門戶之見。他常以顧炎武之言告其弟子，顧氏云：「讀書爲己，探賾溯微，吾不如楊雪臣；文章爾雅，宅心忠厚，吾不如朱錫鬯；好學不倦，篤於朋友，吾不如王山史……」（見《亭林文集》卷六《廣師》）。思進說：「顧炎武識度超然，是我們應當學習的。」他一生徧交海內聞人鉅子，皆能久而敬之。從他的詩文著述中，可以看見他論學取友，周諮博采，服善樂推的廣博的胸懷。他與趙熙、陳石遺、蒲伯英、楊滄白、梅黍雨等人的死生交誼是彰彰在人耳目的。即如吳虞這個世多爭議的人物，他也能「久要不忘」。他們是少年故交，吳虞《寄山腴》一詩（《吳虞集》第三二七頁）有「阿腴意瀟灑，脫絆追驊騮，開懷納宇宙，躡屣觀五洲」之歎。吳虞晚年寂處蒿萊時，思進還不遺故舊，題詩慰問。他「偶檢昔年書札，見吳幼陵舊作。今垂垂餘四十年，蹤跡晚疏，而情自不忘，乃題詩寄之。」詩云：「少年狂態說吳曾，每憶城南風雨燈。未覺向來名寂寞，只憐今日髮鬢蒼。談天往事知何有，辛丑壬寅變法時事斫地高歌謝不能。開帙故人如在眼，吟香箋上角花棱。當時詩札皆用吟香齋角花箋寫之」（見《村居集》）。吳虞有《答山腴見贈》詩云：「入門把臂問何來，懷抱逢君得暫開。閉戶好修高士

傳，補天嘗笑古人才。長楊寂寞揚雲賤，枯樹婆娑庾信哀。賴有平生同調在，不妨疏懶卧蒿萊。」
「我生頹澹百不愛，獨有阿腴見識真。短後衣同稱漫士，長錢柄好托詩人。十年磨劍終蕭瑟，三日吹竽合賤貧。習齒齒誠空四海，入林一笑許相親。」（見《吳虞集》第三八五頁）這些詩篇真實地反映了林思進與吳虞兩人的交誼。

林思進尤極意獎掖後輩學者。例如：他與趙熙一起對龐石帚之推挹是蜀中傳爲佳話的。又如：太平洋戰事爆發，陳寅恪身陷香港。翌年海道通，乃經桂林輾轉來成都。寅恪以父執禮事思進。嘗書一聯爲贊，聯語云：「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時賢士，皆從之游。」思進遜謝不受，曰：「吾不敢當，此過情之譽也。」時寅恪目病甚劇，意興頗沮喪，有「萬國兵戈，故鄉歸死」之歎（見《寒柳堂集》附《寅恪先生詩存》，又以一聯乞思進書之。聯語云：「今日不知明日事，他生未卜此生休。」思進責之，曰：「君自有千秋之業，何言此生休耶！」謝以不能書，且多方溫慰之。寅恪在華西大學廣益院公開講課時，思進與諸生列坐聽講。寅恪瞿然，語人曰：「山公厚我，勵我，真我之良師也。」又如：聞在宥來華西大學任教，初不自安，藉省親還吳。思進作長歌慰之云：「溫溫玉粹聞夫子，未見聞名心已喜，新詞百首勝花間，墨妙數行矜蠶尾……」（長歌在《村居集》），並手寫《茅亭茶歌》贈之。及在宥往昆明，思進復馳書懇勸云：「知滇中仍復挽留，此自教澤所被，高仰之常。而權其緩急有不能不爲華西籲懇者，非台端惠然肯來，誰爲撐柱。昆明多賢，與此間情形亮不相同也。」書既發，復寄詩云：「暫見傾襟如夙